

父亲的秘密

栾文胜◎著
FUQINMI

这秘密之源头，父亲找了一生，念了一生，求了一生。逢人便低头，遇事便俯首，青丝一夕就白头。坚持，活着，那段过去比命都重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父亲的秘密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的秘密 / 栾文胜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04-5112-7

I . ①父… II . ①栾…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6025 号

上架建议: 文学·畅销小说

父亲的秘密

作 者: 栾文胜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伍 志

策划编辑: 郭晓飞

封面设计: 道一设计

版式设计: 付 莉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 208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112-7

定 价: 2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第一章 父亲的红缨枪 _ 1

在我想事情的时候，父亲突然咳嗽起来，我赶忙看父亲，怕把他吵醒，这时父亲轻轻动了下身子，又睡了，翻身的时候说了个什么枪，口齿不清的三个字。
是红缨枪吧？我想。

第二章 帮父亲找身份 _ 77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满地的杂乱无章的信封、信件、文件、报纸，无从下手。
家里的窗户开着，外面城市的车马喧声此起彼伏，仿佛和其他任何一天没有任何不同。

第三章 关键人物何大姑 _ 135

让父亲最没想到的是，何大姑想了会儿，说：“卫兵同志，怎么能放一个有病的人过来，威胁大家安全？”
“我不认识他。”何大姑最后说。

第四章 谁隐瞒了事实 _ 175

窗外暗了下来，好像是没有浓烈的阳光，一切变得温和了很多。微风拂过树叶，树叶在绝望地晃动。周围工地的声音无比刺耳，像是从四面八方飞了过来，聚集到小小的窗口，密集地像箭一样，将我乱箭穿身。

第五章 一条新线索 _ 221

当我原原本本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父亲的时候，我从父

亲的声音里，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仿佛又出现了以前他背着大包袱出门，去有关部门要回他的身份时的那种坚持，每回都是他鼓励我：“顺子，这一次，爸爸一定能把身份要回来。等回来的时候，爸爸就是地下党了。”

第六章 离真相还差一步 _ 257

我的脑子里飞速地想着可能发生的一切：老张已经去世，现在这么说只是缓兵之计。假如，我真的在整个平原找不到父亲的证明人怎么办？假设能证明父亲身份的人都已归于泥土，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第七章 父亲的证明人 _ 285

“只需要他写个证明，或者我录一下像。”

“他一辈子不识字，就是会按手印，‘文革’那阵子，他已经按手印按怕了。”

“那拍个录像，不到一分钟。”

“拍这个有啥用？我爹现在话都说不出来了，光会摇头和点头。”

第一章

父亲的红缨枪

在我想事情的时候，父亲突然咳嗽起来，我赶紧去看父亲，怕把他吵醒，这时父亲轻轻动了下身子，又睡了，翻身的时候说了个什么枪，口齿不清的三个字。

是红缨枪吧？我想。

- 1

父亲又犯病了。

再过十几天，他就八十了。

中午的时候，他从医院偷偷跑回家，披上破旧的绿军装，扛起生锈的红缨枪，来到车水马龙的德胜门立交桥上。

我是父亲捡来的。1980年夏的一个清晨，父亲从河边把我抱回家。当时我四个月，光溜溜地被包在一条小毛巾被里。关于我的身份，没有只言片语。父亲只好把我的生日和他的生日放在了同一天。

再有十多天，我也三十了。

从我记事儿开始，到现在，二十多年来，父亲一直问我一个问题：顺子，你信我吗？我是地下党。

那天中午，父亲从医院偷偷跑出来的时候，我正在附近一村子果园里对一个老农进行采访。在我边上，小李举着一个大的提

词板，老孙扛着摄像机。

我要发一个新闻。

被采访的果农瘦瘦的，白头发，小眼睛眯缝着，看着我的表情略显忐忑，仿佛我是一个黑社会的混混。

“你不像电视台下来的。”他说。

“为什么？”

“你是光头，还戴墨镜，像坏人。”

我说：“大爷，咱说正事儿。看着我我说啊，别看镜头。”

大爷“啊”了一声，咧着嘴看着我。

“今年的果树，果园，没有遭受雹灾。”我教他，说，“就这一句话，录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知道。”老爷子说。口音很重。

“今年的果园没有遭受雹灾。来，来，开始。”我说。

老爷子脸冲我，眼睛直往我旁边老孙扛着的摄像机镜头看。

“今年的果园，没有……雹灾。”

“今年的果园没有遭受雹灾。”我说。

老大爷学我的语气，时不时瞅镜头，说：“今年的果园，没有遭受……雹灾。”

我继续循循善诱：“看我，别看摄像机。今年的果园没遭受……”我还没说完，老大爷就抢话：“没遭受，哦，保墒。”

“雹灾。”

“哦，雹灾。”

“好的，来看看我，看着我眼睛说。”

“哦，看着了。”

“说。”

“今年果树，没有，哦……”说到这儿，大爷眼神又飘向镜头。

“遭受雹灾。”我说。

“饱受雹灾。”他说。

“哦……很好，再来一遍，今年的果园没有遭受雹灾。”

“今年果园，没遭受雹灾。”他说。

“谢谢你啊大爷。”我拿开话筒，出了口气，“你可累死我了。”

老大爷眉开眼笑：“谢啥啊，没啥。”心满意足地背着手离开了。

我回头，看到老孙扛着摄像机正笑呢。他说：“我拍的时候，机器都有点抖了。笑死。”

我说：“老孙，我他妈不想干了，编瞎话编烦了。”

听我说完，老孙打量着我，说：“什么叫编瞎话？这叫工作。行了，我知道是你家老爷子的病闹的。”

“靠。我当真的。”我说。

“有哪件事儿是真的，你还当真？赵顺，我跟你说啊，你真他妈幼稚。”

- 2

接到大夫电话，我赶忙跑到医院。心想，他能去哪儿了呢？

经过楼上主治大夫办公室时，郭大夫把我叫了进去。

我和郭大夫面对面站着。

郭大夫办公室里很亮，白得晃眼。他身后的窗开着，可以看到窗外法国梧桐树叶上稀疏流散的光线，还有不断涌入的城市的喧嚣，而郭大夫的脸因为背光，淹没在一片昏暗的光线中。

窗外，蝉声连绵不绝。

“赵先生，”他说，“你父亲的时间不多了。”

“多久？”

“一个月，好的话，两个月。”

他的声音不大，但洞穿了我的灵魂。仿佛时间静止，又瞬间

翻到了1943年白马镇四河头村的那块地头上。阳光似乎和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是同一片阳光，只不过，那片阳光里，透着更多历史的气息。

父亲说：“当时，我在地头，蹲在那里，像一只小小的猴子，往四周看。”

- 3

父亲的回忆里，周围是一片银亮的世界。

远处，金黄的麦田高过头顶，连着蓝天。身旁右前方，有一团黑黑的身影，蜷在那儿。他有一双亮亮的眼睛。他是钱六。

当时钱六十七，大父亲五岁。

“赵保全。”钱六说。

“干吗？”

父亲那时候满脸鼻涕，用沾满土的手一抹，成了花脸。

“想不想吃白面大馒头？”

“想。”

父亲快流口水了。

“想不想娶媳妇？”

“想。”

钱六当时笑了。钱六的脸很像土豆，所以笑起来的时候很像瘪了的土豆，多了很多纹，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缝。父亲抬脸看天，天空中白光闪耀，再看钱六，钱六的脑袋上金星乱窜。越过钱六泛着阳光的脑袋顶，父亲看到了远处像是一个特别高特别高的麦秸垛似的小日本的炮楼子。炮楼子上有一面膏药旗，蔫头耷脑的。今天抱着个大枪在上面打盹的是冈村一次。一看影子就知道。

“想娶媳妇吧？”钱六又问。

“操你娘。”父亲当时骂，但心里很想。

“你小逼养的，为你好你还……”说着钱六上来就推了父亲一把。父亲当时小，像个南瓜似的在地上滚，鼻子被扬起的土呛得难受，一个劲咳嗽。

这时候，远处炮楼上，冈村的吼声远远传来：“巴嘎。”

钱六没敢再过来。

一听到冈村的“巴嘎”，父亲就来了精神，说：“你有本事过来啊。我跟冈村熟，再敢欺负我，让冈村崩了你这个龟儿子。”

这时候，金黄的麦田让父亲感到了一望无垠的虚无缥缈的麦浪的声音，然后，父亲拍了拍身上的土。

“想娶……”钱六又嘟嘟囔囔。

“娶你娘！”父亲大声喊，底气十足。他知道，刚才说的让冈村崩了钱六的话很管用，钱六再也不敢怎么样自己了。

“娘的。”钱六自言自语，“这个对你咋不管用呢？何大姑说对谁都管用啊。”

这是父亲第一次听说何大姑这个人。

钱六小眼盯了父亲一会儿，然后双手撑地，往这边挪了挪，说：“保全，你真行。鬼子都听你的。”

父亲当时心里高兴，特别高兴。虽然过了几十年了，他还记得当时高兴的样子，那天，父亲仰着脸傻笑的时候，看到一只美丽的喜鹊飞了起来，掠过他和钱六的头顶，飞向了远方。

呵呵，父亲笑得嘎嘎的。当时小，傻。

钱六说：“听说日本人都听你的，我原来还不信，刚才冈村那么一喊，我就信了。”

父亲坐在地上，歪着脑袋，半仰着脸，眯着眼睛，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中。

“这有啥啊。”父亲装得没什么，心里美得很。

“这有啥？还说这有啥呢？当然有那啥了，有大白面馒头吃，还有浑身白花花的媳妇娶。”

父亲听得心惊肉跳，用眼睛瞅了瞅钱六。钱六的眼神里充满了向往，父亲的小眼睛现在也变得亮亮的了。

看父亲动心了，钱六赶快补了一句：“骗你是狗娘养的。”

“真的？”

“当然真的了。”

“那给我白面馒头吧。”

“为什么？”

“因为我能让他们听我的，我进炮楼和到我家炕头一样。”父亲说。

满以为钱六的脑袋会点得像磕头虫一样，谁知道他脑袋摇得像拨浪鼓。父亲觉得他再用力，土豆脑袋瓜子就要甩到地上去了。

“不信。”钱六甩头。

“不信？”

“嗯。不信。”他把脑袋瓜子使劲点了点，“真不信。”

“那我不要白面馒头了。”

“看，不行了吧。有本事，你到炮楼里转一圈。从里面拿出点好东西来。”钱六说，眼睛转了转。

“凭什么啊？”父亲说，使劲摇着头。

钱六看着父亲摇头晃脑的样子，咽了咽唾沫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说：“你要是能办到，我把我的一袋白面给你。”

“真的？”

“半袋。”钱六反悔。

“说话不算数，算了。”父亲说着要拍屁股起身。

钱六赶忙说：“你爹妈都没了，要一袋白面，吃得了吗？”

“我走了。”父亲说。

“别，就一袋。这次给白面，以后还能进炮楼弄出情报，给白面馒头，不是很要紧的情报给一个大馒头，很要紧的情报给仁。行不？”

“真的？”

“真的。”

“骗人！”

“真的。”

钱六显然对有可能即将失去的一袋白面恋恋不舍，他看上去有点犹豫了，沉吟了一会儿，似乎又下了决心，从地上捡起了一个土块，使劲往远处的麦田里一扔。

麦田里唧唧喳喳，飞出了一群小麻雀。

- 4

父亲常讲，这是他成为地下党的开始。

那个叫钱六的十几岁男孩，成了他第一个证明人，这当然是在那次田埂对话之后。

“钱六是地下党，真的。”这些年来，说起钱六，父亲语气中仍带着一丝希望，仿佛希望他从哪个角落里走出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这六十多年来，父亲一直为了让人承认他的地下党身份而东跑西颠。但在那天，在1943年那天的阳光下，没有人会看到，未来发生的一切。

那天下午，父亲在钱六的鼓动下，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一个打滚站了起来，然后转脸低头看着钱六。

钱六的脸仰着，强烈的阳光下他的脸挤成了包子。

在钱六傻傻的目光中，父亲在无边无际的金黄的麦浪中，像

是一只黑色的小鸟，飞向了日本鬼子的炮楼。

大概过了小半天，他从炮楼里出来了，大模大样的，手里拿着半拉鸡腿，跑向了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

远处，有一个小小的点，站在那里，一看就知道是钱六。他挖摸着胳膊，嘴大大地张着，脑袋上顶着一个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烂草帽。

像是一个稻草人。

- 5

在和郭大夫谈话的中间，前妻电话过来了。

我这才想起，孩子的抚养费忘记给了。

在走廊里，我声音提高了些：“李慧，我在医院。抚养费下午汇到你卡上。”一边说，一边点了支烟。

李慧问：“咱爸怎么样？”

我说：“挺好。小辉在幼儿园乖吗？”

“淘。”李慧说。

“明天周六，我接小辉。陪我爸。”

李慧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吧。别让小辉在医院待太久，免得传染上病。”

我应了一声，先把电话挂了。

和李慧认识是在几年前，网上聊天认识的，本来没有打算结婚。当时她刚和前男友分手，我呢，也和我的第五任女友掰了。当时在网上，我们互相交换了照片后，见了一面，彼此颇有好感，第二次，就约在一家快捷酒店把事儿办了。当时我是因为寂寞，这点我承认。李慧也差不多，但女人喜欢用爱情包装寂寞。所以后来我们吵架的时候，她爱说：“我爱上你了，你呢，就是玩玩。”然后大骂我畜生。

我是一个不着调的男人，不喜欢指天指地，海誓山盟、海枯石烂什么的。不知为什么，我越是这样，她越是喜欢上了我。

后来有一次做爱后，她和我说起这事儿，她说：“我是不是很贱？我前男友对我好得不得了，我打个喷嚏他都紧张半天，我喜欢什么菜，他就学着给我做什么。可怪了，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喘不上气来。”

我说：“女人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动物。”她说：“对，女人不讲理。”

当我们不讲理的时候，我们做爱。当我们开始讲理的时候，我们离开。

我们吵吵闹闹，分分合合。好久。直到她意外怀孕。

我收敛许多，她也聚精会神地打发掉她的追求者。

小辉出生后，我们又开始天天吵。我俩都没准备好，孩子就来了。吵完后，我去酒吧喝酒。她把孩子丢给自己爹妈，和闺蜜去夜店，然后我们吵架的时候，她拿我周围穷追不舍的女人说事儿，我则用围着她狂蜂乱蝶的追求者打岔，然后我们大打出手。

后来，在国贸附近一个购物中心的地下车库，我看到了她和她的前男友相拥而吻。我掏出瑞士军刀，上去冲那小子的大腿捅了过去。

然后我们离了。

挂掉李慧电话，进屋，和郭大夫继续说父亲的情况。真实的病情，我一直瞒着父亲。

“不耽误你了，赶快找找老爷子去，我们的人也正在院子里找呢。你不在跟前的时候，你爸老掉泪，好像有什么伤心事儿，我看到他好几次了。你千万别让他生气。”

我说：“没有啊，一定是因为别的。”

“我再多唠叨两句你别介意啊。他挺想让你们两口子复婚的。他看到别人夫妻俩来照顾，特别羡慕。有一次我去查房，他悄悄说的。”

我沉默。

我能看出来，我的婚姻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但我们都有意避而不谈。

我记得最后一次看到他掉泪是在住院前。

那天，我偶然看到，他在翻弄着他那些上访材料，看着眼前一大堆发黄的带着霉味的纸，莫名其妙地掉眼泪。

我知道，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地下党身份的问题。

住院后，身份问题成了他梦中和醒来的主题。有两次，我看着父亲消瘦的脸，心里想，这个身份真的这么重要吗？

但我只是想，没有说出来。

“顺子，你爹我是地下党，你信吗？”

在病房中，每次父亲从噩梦中醒来，就会问我这一句话。

— 6

父亲的床上空空的，这一瞬间让我感到父亲离去的一刻。

外面的阳光照射进来，像是几十年前麦田上空的阳光穿越时空，落在了父亲空空荡荡的床上。

月底，他就八十大寿了。那一天，他还会在床上，像往常一样地看着我吗？

我想了几个地方，会不会回家了？会不会是想小辉，去小辉学校那里了？

身后的护士喃喃自语：“一直没看到他出来啊。怎么会没有了呢？”

我从医院住院部大楼跑出来，在医院的大院里狂跑。阳光炽烈，空气中混杂着消毒水的味道。天空中，一架飞机背着刺眼的阳光，缓缓飞向远方机场的方向。医院院墙外，城市的人群和车流交错混杂，热浪一般，升腾在这个世界里。

跑到大门外，我看到了远处的街道。阳光中，车流顶端泛着金属的光泽。

问看大门师傅，他说自己刚去厕所了，没注意。于是，我跑回医院停车场，开上那台墨绿色刮痕累累的大切，呼啸着冲上大街……

沿着那条熟悉的通往小辉幼儿园的林荫道慢行，一边走一边四下张望，希望能看到父亲穿着医院病号服的身影。到了幼儿园，见大门紧闭。门外空空的，几只寻食的麻雀上下翻飞，追逐嬉闹。我敲门问看门的鲁大爷，他说没有人来。

折回到家里，还是没人，但父亲穿的医院病号服丢在沙发上。

衣柜被翻乱了，衣柜最下边那个装旧衣服的包袱给丢在地上，打开了，旧衣服散了一地。这些衣服是很多年前的了，解放前、解放后、“文革”期间，各个时期的，时间越早的带的霉味越重，我曾经说要扔掉，说了几次，他都不听。有一次还冲我发火，把那些旧衣裳紧紧抱在怀里——那时我和李慧还没离婚，现在，有一半衣柜已经空了，属于李慧和儿子的东西都已经消失——我往柜子边靠墙角那儿看了看，那杆立着的旧红缨枪不见了。

那杆红缨枪，据父亲说，是父亲当年掩护过的大干部给他的，现已锈迹斑斑，他平时很少拿出来。记得我小的时候，他经常背着它去上访，要求恢复地下党身份，但没有结果。后来，当别人怀疑他的时候，他就和人争。争到最后，别人说：“你凭什么说你是地下党？”

“我有红缨枪！”父亲脱口而出。周围的人笑，认为父亲病得不轻。

每次故事讲到这里，父亲总会加一句：“我真的是地下党啊。顺子，你信我吗？”

从小区出来，我站在街上，有些茫然。父亲去哪里了呢？

这个城市，无数陌生人擦肩而过。

此时，这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老人，却在茫茫人海中，找不到了踪迹。

- 7

我是父亲捡的，于1980年夏。

很多年后，父亲才告诉我这些。

我仍记得那天，我十岁那年，父亲病得很重，躺在床上，当时家里已经没有吃的了。屋里阴冷，外面是冬天的风。父亲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目光仿佛凝固了一般。当时我在家里靠门口的地方烧水，邻居家放着最新的流行歌曲。

“顺子。”爸爸在里屋叫我。

“爸，我在烧水。等一下。”我说。

“别烫着。少放点水。”

我说：“我知道。”说着，探起身来往里看。床上躺着的，是一个黑黑的影子。这时候，我看到旁边放在地上的破镜子上映出了我的形象，十岁的我像是一个小大人儿。

父亲咳嗽了一声。

我说：“爸爸，我们怎么办啊？”

“过来下。”父亲说。

我把捅炉子的火钩子丢在地上，从脸盆架上拿过冷冷的湿毛巾，在嘴角抹了一把，然后抓在手里，搓了搓，丢在脸盆边上，